

# 学术翻译批评

谢国先 著

TRAUMAS TREATMENTS  
FOR TREATISE TRANSLA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学术翻译批评

— 谢国先 著 —

TRAUMAS TREATMENTS  
FOR TREATISE TRANSLA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学术翻译批评 / 谢国先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 - 7 - 5201 - 2683 - 0

I . ①学… II . ①谢… III . ①学术 - 英语 - 翻译 - 研究 IV .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2151 号

## 学术翻译批评

---

著 者 / 谢国先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刘 荣

责任编辑 / 谢 炜 胡雪儿 韩晓婵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立编辑工作室(010) 59367011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683 - 0

定 价 / 9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2017年3月14日，我有机会到海南岛旅行，专程去了位于三亚的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拜访了谢国先教授。得知他即将完成又一部关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翻译批评专著，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5年前，我曾应邀为国先学兄的《人类学翻译批评初编》（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11月出版）写过一个小序，这次和国先学兄、杨超博士在一起神聊时，又说到写序之事，我再次接受了国先学兄的美意。

大概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使得我非常乐意为国先学兄的大作再写一些话。

一是我想表达对国先学兄长期以来从事艰苦的学术翻译批评这一工作的崇高敬意。作为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学徒”，我和很多同行学者一样，主要是使用母语写作，并通过阅读译著，了解海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动态以及人类学、民俗学学术史上那些重要的文献与学说。因此，我们大家当然应该对译者以及从事学术翻译批评的学者怀有感谢之心。国先学兄的学术翻译批评，对于提升中国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译著质量无疑是巨大的助推，我相信他的工作必然也将惠及无数读者。

二是我想表达对国先学兄从事这一通常无人问津、不那么容易被同行理解但又极其重要的学术翻译批评工作始终如一的坚定支持。虽然学术翻译批评听起来挺“高大上”，但很多时候是艰难、琐碎而又孤独的校读作业，对于这种既要有足够广博的学识，又要有细致耐心的态度，还要有耿直坦率的勇气的工作，“聪明”的人往往会敬而远之。说实话，我也不觉得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了这份工作，故为中国人类学和民俗学能够有国先学兄这样了不起的学者和学术翻译批评者而深感庆幸。鉴于中国学术界的

学术批评，包括学术翻译批评，均很难说有多么成熟，所以，我要特别表达我对国先学兄的支持。令人高兴的是，不少人类学和民俗学界的同行朋友，都对国先学兄的工作表示了敬意、理解和支持，包括被国先学兄“批评”到的一些学者，也大都能够谦逊和理性地接受批评，有的还在译著修订时尽可能地参考国先学兄的意见。

三是我在拜读国先学兄的这部大作时，深感他在不同语种之间学术翻译的本质和意义、学术翻译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学术翻译质量的评判标准、译者的资质和责任、翻译过程中较为常见的规律性问题等很多方面的精辟归纳，都很深刻，引起我很多的共鸣，也使我深受启发。我认为，他的这部专著既是一部专门讨论人类学和民俗学著作之“英译中”的学术翻译批评的专著，也堪称一部讨论异文化之间通过翻译而实现不同语种之交流的人类学著作。在《人类学翻译批评初稿》那本书的序里，我曾经期待国先学兄的翻译批评能够进一步深入讨论翻译的人类学意义，并进一步分析广义的异文化传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各种问题。如今拜读国先学兄的新作，我感到他在这些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在我看来，他从“英译中”翻译批评的学术实践中得出的这些结论，对于“法译中”、“日译中”等学术翻译都应该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翻译作为致力于不同语种之间的意义及思想的转换实践，首先是一个通过不同语种的习得而在异文化中探险的过程，伴随着反复的试错、艰难的斟酌以及母语辞穷的苦窘，伴随着理解的喜悦、发现的兴奋以及使用母语对得体词汇的创新。在很多时候，读者能够谅解学术译著中某些译文的别扭或生硬，正是因为其承认翻译必伴随着母语词汇的创生。处在不同语种之异文化之间的译者，应该坚信翻译是需要的、可能的、有价值的，使用母语文能够表达不同语种著述里的思想、感情和意义，但与此同时，译者也必须知晓异文化或不同语种的文献之间总有难以通约、不可译的部分。国先学兄在讨论了“可译与不可译”的相关问题之后，给出了通过译者注释予以描述、介绍或解说的建议。译者可以从观察者的角度，通过注释展开必要的解说，由此便可化解“不可译”的困境，但这些必要的译注必须以译者对原著（及其背后的异文化）的深刻及正确的理解为前提。国

先学兄认为，学术翻译活动始终是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阅读译著有助于研究者形成新的论题、获取新的资料，以及寻找新的学术研究方向；而翻译的进行和译著或译文的形成本身，又必须是学术研究活动的结果。作为多少也有一点翻译经验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学徒”，我对国先学兄的论说深以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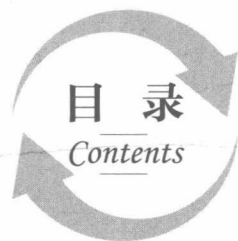
阅读本书，令我很受感动的一点，乃是国先学兄对于从事学术翻译的译者和从事学术翻译批评的批评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他指出：他们既是对手关系，又是盟友关系，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学界、读者才是福音，因为由此方可改善译作质量，推动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进步。国先学兄对于译著读者的同情和关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指出的是，学术译著的读者当然不限于通过译著、依赖学术翻译了解外文作品的研究者，还应该包括对译著内容感兴趣的任何读者。伴随着国民受教育水准的不断提升和母语文阅读能力的普及，学术译著的读者群迅速扩大。

我由衷地期待中国人类学和民俗学领域的学术翻译能够如国先学兄期待的那样，尽快摆脱漏译、误译过多的较低水平状态，尽快进入讨论如何表意才更为准确、精妙以及流畅等具有较高水平的阶段。我还期待国先学兄本人也能够早些进入他自己的“后学术翻译批评时代”。我相信，以他的才华和执着，在学术翻译批评之外，他将会不断地有大作贡献给我们的学术界。

周 星

2017年11月21日

写于爱知大学研究室



第一章 翻译的本质 .....	1
第二章 学术翻译与学术研究 .....	34
第三章 学术翻译质量的评价标准 .....	76
第四章 学术翻译对译者的要求 .....	83
第五章 学术翻译的过程 .....	129
第六章 学术著作译本修订和重译 .....	181
第七章 学术翻译与文化产业 .....	225
第八章 学术翻译与学术翻译批评 .....	231
参考文献 .....	259
后 记 .....	265



## 表目录

表 6-1	社科本重复华夏本误译的例证 .....	184
表 6-2	社科本重复华夏本漏译的例证 .....	184
表 6-3	译林本重复上海本误译的例证 .....	184
表 6-4	译林本重复上海本漏译的例证 .....	185
表 6-5	陕西本重复敦煌本误译的例证 .....	187
表 6-6	安徽版《金枝》重复民间版《金枝》的词语误译举例 .....	193
表 6-7	广西《读本》重复上海《论文选》误译的例证 .....	195
表 6-8	广西《读本》中的新误译 .....	203
表 6-9	商务版重复浙江版词语误译的例证 .....	210

# 第一章 翻译的本质

---

翻译产生于不同语言人群之间的交流需要。因此，翻译首先是实现语际交流的一种活动。文字发明之前，交流仅存于口头，翻译亦止于口语。文字发明之后，言语得以记录，形成书面文本。被翻译的书面文本，称为原著；翻译成的书面文本，称为译本。于是，翻译既是实现语际交流的一种活动，也是这种活动的产品。原著所用语言，称为原语；译本所用语言，称为译语。翻译是译语对原语表达的内容的再现。

---

## 一 何为翻译

翻译的本质，借用贺麟先生的话说，就是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达同一真理。<sup>①</sup>

人类意识活动的结果表现为从日常话语到宗教典籍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所体现的实质是人类的思想。任何一种意识活动均需借助具体的语言才能进行。使用同一语言的人们，可以用这种语言交流思想。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如果要交流思想，除了借助体态语言之类的非语言交流

---

<sup>①</sup> 贺麟：《论翻译》，见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第519页。

手段之外，还得依赖语言转换活动，即用一种语言（译语）再现另一种语言（原语）表达的思想。翻译就是用译语把原语表达的思想再现出来。原语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译语再现的，还是作者的思想。作者是思想的发明者、表现者，译者是思想的传达者、再现者。因为翻译是译者代替作者说作者想说的话，而不是译者借作者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所以翻译是译者传达作者思想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作者可以用原语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译者只能用译语忠实传达作者的思想。作者的思想，不论是高尚还是低俗，深刻还是肤浅，复杂还是简单，独特还是平庸，都不应因翻译而发生改变。

翻译不是投机取巧地给原文附加新意，而是将原文本身所传达的意义再现出来。郑振铎说得好：

我们要晓得：我们是翻译人家的东西，不是自己著作文章；译文的流利，有生气，固然是很要紧，而与原文相切合的一个条件，更是紧要中之紧要呀！“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只求译文之通达而切合于原意——这是译文学书的人最宜记着的格言。<sup>①</sup>

不管是翻译文学作品还是翻译学术著作，都应如此。

就此而言，刘宓庆的观点是颇为可疑的。他说：“原文文本中的冗余并不是我们非译不可的部分：译者应该有取舍的斟酌权。”<sup>②</sup>他还说：“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的逻辑分析，而不是唯文本论、唯原作者是从。”<sup>③</sup>

在将一些外文作品译为汉语的过程中，有人对作品名称的处理并不是翻译，而是根据某种需要另取新名。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否则会使读者误以为翻译就该那么自由地进行创造。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 *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

① 郑振铎：《译文学书的方法如何》，见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第447页。

②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第463页。

③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第464页。

国》), 有中文版题名为《西行漫记》, 就属于典型的重新命名而非翻译原名。作者如果想表达“西行漫记”的意思, 就不会使用 *Red Star over China* 这个名称了。译者另取新名, 抹杀了作者的原意, 虽属时代使然, 却不值得译界效法。

至于文学界特别是当代电影界把 *Gone with the Wind* 称作《乱世佳人》, 把 *Taken* 称作《飓风行动》, 把 *The Replacement Killer* 称作《血仍未冷》都不是翻译, 而是重新取名。重取新名可能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如将日本电影『君よ、愤怒の川を涉れ』称作《追捕》, 但这种行为不是翻译。

同样, 人类学、民族学翻译中把恩伯夫妇 (Carol R. Ember and Melvin Ember) 的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文化人类学》) 称作《文化的变异: 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 把斯蒂·汤普森的 *The Folktale* (《民间故事》) 称作《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 把哈维兰的 *Anthropology* (《人类学》) 称作《当代人类学》, 等等, 都不是翻译原名, 而是另取新名。

## 二 可译与不可译

每一种语言都能够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类思想。因此, 从理论上说, 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 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言语交流, 与他们相互联系的历史一样长久。世界各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都是翻译可行性的证明。

然而, 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殊性。译语可以再现原语所表达的思想, 但译语有时并不能再现原语所传达的全部含义。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交流时发生的客观事实。毕竟, 语言首先是为同一语言群体的人们服务的。换句话说, 语言本身为族内交流而产生, 而非为族际翻译而产生。任何一种语言都会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记录语言的文字在形体结构上也有差异。如果语言文字的形式特征成为一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这件作品往往是难以翻译的, 甚至是不可翻译的。

比如，谐音这一修辞手法往往是无法翻译的，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思）”。民间文学中，尤其是民歌、笑话中，谐音这一手法运用得极为广泛。

英国文学中同样存在这样的例子，如爱丽丝与老鼠的一段对话：

“Mine is a long and sad tale,” said the Mouse, turning to Alice, and sighing. “It is a long tail, certainly,” said Alice, looking down with wonder at the Mouse’s tail, “but why do you call it sad?” …

译文为：

那老鼠对爱丽丝叹口气说道，“唉，我的历史说来可真是又苦又长又委屈呀！”爱丽丝听了，瞧着那老鼠的尾巴，“你这尾巴是曲呀，可是为什么又叫它苦呢？”……<sup>①</sup>

老鼠说自己的故事又长又惨，爱丽丝却低头看老鼠的尾巴，并且对尾巴发表评论。因为英语中的 tale（故事/历史）与 tail（尾巴）发音相同，所以，老鼠讲故事，爱丽丝以为或故意以为它在讲尾巴。汉语的故事/历史与尾巴之间并不存在发音相同这一联系，所以汉语中老鼠讲故事而爱丽丝谈尾巴，就显得没有道理。

更为极端的例子是用字形做文章。有这么一句嘲笑拿破仑的英语歌谣：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许渊冲分析说：

这句英语无论从左看到右，或者从右看到左，字母的排列顺序都是一样的，这种形美，很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翻译的。至于意美，那

<sup>①</sup> 杨贤玉主编《英汉翻译概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0，第106页。

却可以模仿汉语“不见棺材不落泪”，把这句译成：“不到厄岛我不倒。”“岛”和“倒”同韵，“到”和“倒”音似、形似，加上“不”字重复，可以说是用音美来译形美了。<sup>①</sup>

这句歌谣被如此翻译，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如果我们忽略字母大小写的差异，就会发现，原文字母以“r”为中轴线构成左右对称。这在汉语里恐怕找不到如此形义兼顾的再现手法。中国读者要真正欣赏这句歌谣的形义之美，只好先学英文。

汉语中的文字游戏，要译为英语，同样困难，甚至不可能。

《桂苑丛谈》记载了唐代的一则故事：一客访青龙寺，寺僧待之简慢。客怒，题诗于门而去。诗曰：

龕龙东去海，時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sup>②</sup>

诗中所含“合寺苟（狗）卒”之意如何译得出来？

还有以较为罕见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文字游戏之作。明代琼州府琼山县（辖今海口市等地）南湖有石刻诗云：

山高水碧半岩泉，水接桃花一洞天。  
大约辉光知九转，专寻功行满三千。<sup>③</sup>  
十方世界人何立？一点丹砂便自然。  
火急报君须记取，又知平地有神仙。

此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后句首字乃取自前句末字的下半部分或后半部分，如第二句首字“水”乃前句末字“泉”之下半部分，第三句首字“大”乃前句末字“天”之下半部分，第四句首字“专”乃前句末字

① 许渊冲：《翻译中的几对矛盾》，见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第877页。

② （五代）严子休撰、阳羨生校点《桂苑丛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564页。

③ （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五《山川》（上），见洪寿祥主编《海南地方志丛刊》之《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第88页。

“转”之后半部分，等等。这些汉字中被拆解出来的部分，又作为独立的汉字在诗中使用。我们只能承认没有能力将其译为外文。如果外国读者想要欣赏此诗的妙趣，我们只好先向他讲解汉字结构。

英语和汉语都有自己的字谜，以字形结构做文章，多属不可译之列。

然而，翻译中难免遇到此类不可译而译者又无权删减的例子，因为游戏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当然会进入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幸好，人类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方式，除了翻译之外，还有描述和介绍、解释和分析等。翻译是站在言语者的立场说话，是译者再现作者的思想；描述和介绍、解释和分析则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从观察者的角度，把作者所表达的内容传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并不自由，而描述者和介绍者、解释者和分析者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翻译活动中必要的注释就是出自第三者的有限度发挥。所以，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正常沟通并不会因为这些不可译的成分而受到妨碍。

而且，翻译既然是在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进行的一种交流活动，那么实现交流本身就是目的。在这个过程中，误解越少，交流也就越成功。任何翻译都无法追求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的绝对等值。提到“锄头”，我们会想到英语的“hoe”，虽然两种工具在形制、质地、体积等方面可能差异很大，但它们用于锄地的功能是相同的。

最近这些年，我国教育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用汉语拼音翻译大学名称中的“民族”一词，如“民族大学”不再称“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而改称“Minzu University”。推测其理由，大概因为中国的“民族”与英语的“nationality”、“nationalities”并不等值。然而，翻译是为了沟通。假定一个英国人根本不懂汉语，对他说“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他也许能猜出大致意思；而对他说“Minzu University”，他恐怕会不知所云。如果我们要追求等值，则不仅“nationalities”一词不可用，而且“university”一词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中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大学有班主任、辅导员，中国大学里没有教堂之类的宗教场所，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与英美国家同一专业的课程设置差别较大……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中国就没有与英语“university”含义

对等的“大学”。按照上述逻辑，下一步恐怕只好改用“daxue”来表示“university”了。

### 三 翻译的本分

普遍而论，翻译是用不同语言表达同一意思。就具体活动而言，翻译是用译语再现原语所表达的思想。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校审室曾确定翻译要做到两个“必须”：必须忠实于原文，准确地表达原著的思想、精神和风格；必须采取民族的形式，用合乎民族语言习惯的表达法，力求通顺，使读者不致有生硬晦涩之感。<sup>①</sup> 我们认为，这两个“必须”可以概括为内容忠实、文字通顺。它们既是翻译的任务，也是翻译的本分。就此而论，与其说翻译需要理论来指导，还不如说翻译需要规则来约束。翻译要遵守的基本规则就是“守本分”，也就是译文忠实于原著，且表达通顺。对此，前人已有很好的论证：

莎士比亚的德国威廉·史雷格儿的译本和日本坪内逍遙的译本是一向有名的，无疑是翻译的精品。但是，过去，一边在德国，一边在日本，都好像有过一种说法，说他们的译本比莎士比亚的原著还好，那就难令人相信。要是这样，那么它们就不是好译品了。译得比原著还好，不管可能不可能（个别场合个别地方也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对原著欠忠实，既算不得创作，又算不得翻译，当然更不是艺术性翻译的理想。文学作品的翻译本来容易惹动创作欲不能满足的翻译者越出工作本分。实际上，只有首先严守本分，才会出艺术性译品。<sup>②</sup>

一则轶事说，杜威曾经在中国某地演讲，胡适为他翻译。杜威讲了一

①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校审室：《集体译校〈斯大林全集〉第一、二两卷的一些体验》，见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第665~666页。

②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艺术性翻译问题和诗歌翻译问题》，见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第732页。



则笑话，很长。胡适说了一句话，听众大笑。杜威不解，问胡适何以将一则很长的笑话浓缩为一句话，而且仍有笑话的效果。胡适回答说：“我说：杜威先生刚才讲了一个笑话，现在，请大家都笑吧！”

胡适发挥了学者的机智，但没有恪守翻译的本分。听众的笑声与杜威的笑话无关。

恪守本分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按照董乐山所说：

翻译工作的首要职责，就是把原文忠实地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在介绍的过程中，也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稍许掺杂个人主观的成分。他既不能嫌原文表达太多样而任意简化（说得不客气一些，这是偷懒），也不能因原文用词晦涩而擅自解释（这是把读者当阿斗），更不能把平淡的原文译得辞藻华丽（这是卖弄自己）。<sup>①</sup>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这么两句译文：

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sup>②</sup>

英文为：

We have now trace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gentile constitution in the three great instances of the Greeks, the Romans and the Germans. In conclusion, let us examine the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s which already undermined the gentil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t the upper stage of barbarism and with the coming of civilization overthrew it completely. <sup>③</sup>

① 董乐山：《翻译五题》，见刘靖之主编《翻译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第177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第164页。

③ Frederick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 p. 190.